



期三十第刊創

號月七

大眾文藝綜合月刊

——蒙豐——

「平抑物价」的響不放



四七四五(五)：話電號三甲同胡綰慶萬門華東平北：址社
元萬五十冊每地各他其元萬十冊每區津平：價定
社誌雜江長：人輯編，良孫：人行發
長社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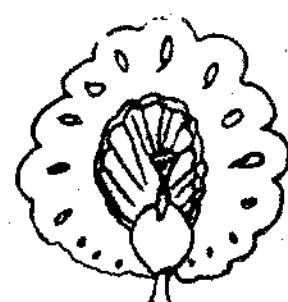
長江雜誌第十二期(第三十七年度第七月號目錄)

漫畫	墨英	一一	
放不響的廢砲「平抑物價」	豐業	封面	
社評	零姐的塑像	么其琛	一二
從美國對蘇外交之演變談到如何認識美國	曉航	一三	
專論	寄	梁繼純	一三
大戰對教育的影響	本社資料	一四	
報道	青春線(下)	白牧	一四
全球十萬萬人在飢餓中	本社資料	一四	
克里姆林的兩派政見	本社資料	一五	
英國的民主情形	本社資料	一六	
通訊	被摒棄的人(第三幕)	許墨	一八
濟南文壇上的一件不快事	濟原	一七	
香港的太平紳士	李榮蔚	一八	
自由談	發掘園地		
此創造你理想的健全人格	抗議美國扶植日本	亞光	一三
生活點滴	浪遊	創	一五
宏野	寄給余	天	一七
原人	春之訴	篇	二二
暮海	當海海花開的時候	突	二二
詩歌			
深夜歌聲			
巧克力			
憶			
中學			

編後散記

考試是學生們的最大頭痛，這是人所共知的，本期出刊，偏偏又與考試恰恰巧遇，弄得我們兩頭忙碌；在這兩頭忙碌情形下，搞不好是必然的，還得請作者與讀者諸君原諒我們。但相信我們會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暑假到了，在這漫長的假期中，我們希望讀者與作者各位，多多和本社聯繫，藉以增進感情而共同來推動我們的刊物「長江」。海燕文藝社各位同學準備在本刊八月號上刊出一個專輯，請讀者諸位，等著瞧瞧這一羣年青小伙子到底怎樣？長江是大家的長江，不是那幾個人的私有物，這話早已說過多少遍，本社希望像海燕這類的專輯，能常在長江上和大家見面，請各位年青的朋友們，不要客氣的來利用這塊公有園地「長江」吧！本期在百忙炎熱天氣中，承了採印田，張緒桓，孟繁燈，張玉芝，魏國棟諸位同學幫助理稿校對，他們所得到的是什麼呢？流汗坐板凳貼車錢和揹飯費。我們沒有說的，特在此地向他們立正。

這期的長江，又被法幣給拿走了四頁；漫畫一欄，就在這四頁裏面，我們真對不起讀者和作者各位，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打算在下期八月號裏，一定把漫畫再奪回來，也希望漫畫作者各位，幫助我們一臂之力。



社論

從美對華外交之演變談到如何認識美國外交

曉航

在中國外交史中，可以發現兩個相同的奇蹟，一個是我們從未與立國五千年的印度，作過一次戰爭；另一個是我們從來未與立國方有百數十年的美國的最深。正因今日密不可分的中美交，是由於長期間勢難推移歷史的追

溯的結果。所以，欲明今日美國對華政策之動向，我們必需要作一番歷史的追

十八世紀的中國，仍在閉關自守的時代，清朝讓半葉的臣民，多數痴作着中古世紀的甜夢，對國外的事情，絲毫不加過問。但到了最近一百年間，列強逐漸的壓迫，步步的蠶食，遂使此四千餘年的古老國家，陷於體無完膚之境。正當這時，新興的美國派來了首任駐華公使顧興來華（一八四三年），一八六年美國人蒲安臣受清廷之聘而赴美。自此中美友善的國交，便開其端倪了。

中美關係由商業貿易啓其端。當顧興時代就定下了以貨易錢的簡單貿易方式。至蒲安臣訪美後，雙方貿易大進，華工及學生，先後大批赴美工作或再求深造。其間雖也有因勞工問題而引起的不愉快交涉外，但就一般而論。初期美對華政策猶未確立，中美關係乃建立於一種互相尊重的自然發展而不十分接

近的商業關係上面。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促使美對華外交政策的轉變。美國自得了西屬菲律賓後，她即以此地為根據地，而着目于遠東的局勢。那時，正值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我國雖尚幸而不遭列強在非洲演出的瓜分慘劇，但先後割地讓土，租借要港，賠償巨款等，已使中國國勢衰弱到極點。一八九八年，甲午戰後三年，列國突有「瓜分中國」之說。這時美國為保持其在華既得之商業利益，而不願再有領土之野心，故有一八九九年「門戶開放政策」的發布。此可謂第一次美對華有明顯的政策。

此後二十年間，日本帝國主義氣焰漸高，野心日大，美國看到此種情況極能招致美在中國商業上的損失。故一九二二年美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方告休戰，便在華府招開太平洋會議，簽定九國公約，其中明確的規定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這可算美對華關係由商業與文化的範圍，擴張到政治範疇之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的砲火，摧毀了美國在華的利益。然而戰爭初起，美國對華政策，舉棋不定，例如一方面積極在菲島設防，但另一方面却規定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美輪日軍火仍不加限制，又如美雖口口聲聲初則隔岸觀火，但兩國貿易額却相反的在激增着。總之，美對日之侵華所採取的政策，力的外交政策，猶豫不決，後知戰爭不能避免，方決定作積極的準備，太

平洋戰事爆發後，美方為自己少蒙受人力的損害方走向「全面援華」的

路途，此時，中美在具有共同的目標下。一起邁進。其間的關係，超過以前任何時期。太平洋戰事結束後，美國希望中國能成為安定遠東的一大勢力。因此任職事一結束時，美除因襲戰時的原則以外，並宣佈「扶植一個統一民主強大的中國」。中經馬歇爾，魏德邁及今日的司徒雷登，大規模的出動來中國考察，甚至因戰後的中國，除內爭之外，又加位置恰在美蘇衝突圈內，所以從赫爾利起事實的需要，不得不硬着頭皮來干涉中國的內政。

最近中美關係，更密切了。中國要求美援，美國雖已應允，但並不像當時那樣，現在我們是要付出代價的！最近四億六千萬元的貸款，中國已將內河航行權拱手交於美！美國也學得聰明了。

從上面美對華外交歷次轉變和措施看來，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不能與其國相配的，是「屬於神經衰弱的」！動搖，突轉，是美外交失措的主要舉例力來說：太平洋戰事未起時，美雖表面贊助我們，但對日始終未加具體限制（前面已說過）；不希望我國實行共產主義，却又不積極援華。在外國主張猶民返還巴力斯坦，但因英態度之強硬。又有用猶阿停戰協定來限制猶民活動的動向；同時，美國把千島南庫貢島以及東北部分的權益，掛讓與蘇聯，但今日却又以日本、南韓作為反蘇基地。其他如在德黑蘭，雅爾達，波次坦等會議內，美國為貪圖一時的小便宜，不惜出賣朋友，更不惜向蘇聯讓步，而籌成了今日大錯！由這一串明顯的事實，便說明了美國外交的見解浮淺，立場的不堅定。

美國的外交，所以如此脆弱，完全是因為精神文明不够老練的緣故。不可諱言的，美國之物質文明超出任何國家之上，但因立國歷史的短暫，而形成了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不能配稱的現象，換言之，也就是美國外交不能與其國力相配的原因。

又因美國地理環境關係，形成美國人相沿很久的孤立主義，向來對美洲以外的事情，素乏深刻的認識。兩次的大戰，給了美國深刻的教訓，因此他們不得不放棄其孤立主義，採取參加世界事物的外交政策。但精神文明膚淺的美國人，突然加入複雜萬端的世界問題，因為高深的素養不足，缺乏偉大的魄力與信心，祇感手忙腳亂，應接不暇。

總而言之，今日美對華政策的沒有力量，並不是美國想放棄遠東，實是由於前面所說的原因造成的。同胞們，我們對今日的美對華政策，不要悲觀，不要樂觀，我們要從歷史的演變中，來認識美國的外交。



專論——大戰對教育的影響

譯自「觀察畫報」(L. L. Kandé) (Survey Graphic)

環球戰爭的意義再沒有比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教育所受破壞表現得更明顯了。除了兒童之間自己感情上的激動而外，現代戰爭的性質損毀了教育正常的程序，而且招摹學校兒童與青年，為他們國家從事積極的作戰努力。由於德國及其盟國利用被征服國家的教育制度鼓勵通敵合作，並且以為「奴隸無須教育」，剝奪了其他人民所有的文化利益，因此大塊地區的學校系統不是被破壞就是被消滅。戰爭終於使每一個國家担负恢復其教育損失的擔子，包括建築，設備與人員在內。

的優劣點，並指明重建的難苦任務。美國的教育機構雖然完好如此，這一戰的影響倒也和教育機構被破壞的社會一樣。大戰時及戰後幾年，對於教育爲國家與社會福利的基礎這一點空前地重視。對於這一點，各國教育界在大戰時期的活動功績極大。英國教師於疏散學童、安全區，以及在後方所作不斷的努力；挪威教師對納粹壓迫的反抗，他們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簽名的聲明：中國各大學的內要；這些將永遠成爲

當盟國教育部會議於一九四二年在倫敦舉行的時候，聯合國就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戰後建設上。這事實與英國教育史最廣泛的改革運動相合。教育委員會於一九四三年發表「教育建設」的著名的白皮書，顯示了雙重制度結束的開始。所謂雙重制度就是一面為大眾一面為有選擇的少數人的制度，它是美國與蘇聯之外各國教育制度的特點。白皮書內曾提出新的論調稱：「青年是我們國家最大的資產。就是偉為便利計，我們也不容不充分發展這種最大的資產。」因為有句話說：「一個城市的屏藩是它的人」，這句話自古皆然，今天也沒有例外。

這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教育法案，一九四五五年北愛爾蘭而類似法案所根據的原則。澳大利亞，加拿大與紐西蘭也會響應這種論調。法國於一九四四年準備的教育改革計劃就提到了下述原則，其時政府尚在阿爾及爾：

「任何投資不及兒童的教育與輔導。」

這思想在美國並不新穎，它會由全國教育協會於一九四四年發行的小冊子『戰後美國的公衆教育』予以重申：

『當前美國人民主要問題之一為進步，從教育中保持並發展我們的人的寶

英格蘭、蘇格蘭與北愛爾蘭所業已製成的教育改革，在實施中；在其他的聯合國家，則改革尚在計與討論中。這工作在各處都是艰巨的。建築材料與人工都是既缺乏又昂貴，教科書與設備發生着普遍的缺乏。而且最重要的是聘用大批人員代替在大戰中失去的教師的問題。聯總可以對受難國家的教育需要作些微的貢獻；此外聯合國文教局與「美國教育協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都已在美成立「國際教育重建委員會」，以推行其事。這個非政府的，合作的機構係爲着戰災國家的教育推動並協調美國的自動努力，一九四六年它的一些附屬機關作現金與實物方面的捐獻，（包括書本，教育與科學資料，教育代表團，獎學金，研究補助金，運輸與行政的費用等），總值達六一、九九四、二九五元。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不完全的數字爲四二、四二二、九九〇元。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兩次大戰之間若干年間在許多國家所創導與繼續討論與建議的教育改革，其結果有下述幾點：

（一）人在十五歲前各按其興趣與能力，享有中等或初等以上的教育，在十八歲前享受一部分時間的教育。

（二）擴充大學，俾容納更大量學生，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機會。

（三）若干國家應擴充成人教育的設備。

（四）所有教育重建的建議都認爲新的方案都要求撥付較前爲多的經費。

前軸心國家聯合國家的教育重建固極複雜，但是它的複雜還遠不如前軸心國家的重建。因爲在那裏，除了重建的事項以外，還有教育改變方針的艰巨問題。在三個主要的前軸心國家中間，德國的問題最爲複雜。

義大利教育的管制已完全交還政府。

日本已有新政府與憲法，教育權利已有保證，但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仍由管制當局監督中。美國管制人員於繼美國赴日教育考察團提出建議之後，已對某些戰前的注重點與方法加以禁止，並聽取日本教育家的建議與協助，以便重新安排其已有的教育方案，而不致於強施以美國制度。

德國係由四國軍政府分區管制，每區有它不同的教育形式，有秩序的經濟目前還沒有希望，它面對着再教育深受納粹思想麻醉的時代的任務，實在是某黨棘手的一個挑戰。在政治經濟局勢澄清以前，問題也無法解決。每一個軍政府都各行其是，但是德國的將來一旦決定，四種教育制度必須協調。這時間，德國美軍佔領區的教育組織會有赴德國教育考察團提出計劃。

至於德義日建立根據民主理想的教育制度的希望，完全要靠每個國家教育領袖人物的生及政治與經濟的情勢。

美國的教育很幸運已逃避了戰爭直接的破壞，但是他作過一次遠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廣泛的全國性調查。早在美國參加聯合國以前，領袖們已經認定教育已不容再仿常例進行，歐洲戰事爆發後，各主要教育組織就發動了種種運動，提倡國防教育。在美國行動固無須受政府指導。領導係由自動的織業組織在擔任。全國教育聯合會及它的教育政策委員會會於一九三九年發行一批小冊子，列述參戰前後本國教育的指導方針。美國教育協會發行了一種公報叫「高等教育與國防」，對於

可是間接的全國性調查也顯露了教育制度上的缺點，這些缺點雖為教育界所熟聞，但對於人民還是驚人的發現。
「兵役處」在一一千七百萬人中發現有五百萬人因教育智力或體力上的缺點而必須淘汰，而其中有二百萬人係因「不懂文字」而淘汰，所謂不懂文字是不能閱讀命令，標識與規程。這個數字證明了一九四〇年人口統計的發現，即文盲有一千萬，而六歲至十五歲的兒童失學的有二百萬之多。
同樣嚴重的問題是數學，科學與外國語教師的缺乏。舉例說，在數學方面，曾經為了滿足海陸軍訓練的需要必須予以降低。至於外國語的教授，為了應付戰時的需要，必須創立特別訓練班與特別的方法，這情形不但在不常在學校裏教授的外國語如此，就是經常教的，也非如此不可。
一九四五年，據估計離職教師達三十五萬人之多，因此有十一萬人終於以遠低於應有標準而執教。缺乏的理由之一是有競戰爭與其他活動的待遇好。不過也有其他原因，例如與管理人，監督，本地學校委員會以及公眾的關係不佳等。
至於那些堅守崗位的教師們他們還從事各種配合作戰努力的活動，例如担任防空監視哨，擔任聯合委員會工作，分配配給證，協助兵役登記等。
作戰情勢所引起的一般不安與緊張也引起中學學生的不安。愛國的動機，即直接對作戰努力作較多貢獻的希望，以及就業機會使大批中學生離校，從事戰時工作，造成這種局勢的有些原因要由政府擔負，因為它會經常強調人力物資的缺乏與職業訓練的重要性。一直到一九四三年聯邦及地方團體才發動了「回校運動」的運動。
中學青年的不安也可以視為對於學校課程的不滿，大戰以前，中學入學者大量增加已經使人注意到中學課程改革的需要。一九四四年「教育政策委員會」發表了一個題名為所有美國青年的教育的報告書，關於課程方面，它強調工作經驗，職業訓練與社會性研究。報告書對於學術性課程並未加以注意。

高等教育在戰前戰時極受注意的問題都予以探討。珍珠港事變以後，美國教育專員史都巴格組織了一個『戰時教育委員會』，由五十八個教育團體代表參加。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它開始出版一冊雙周刊，名為『爭取勝利的教育』，作為它的機關刊物。大戰期間，這些機構的出版物就成了一種有關教育各方面消息，指導與建議的交換所。

珍珠港事變以後，整個教育系統都為作戰努力効勞了。在這場効勞中間，美國教育的優劣點顯露了出來。它的力量在於職業的與非政府的領導的崛起，也在於制度應付新需要的適應力與機動力上。在教育方面，這國家所出的兵，教育程度比別國的兵都好。一般教育水平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要高出二年之多。

在工業方面，新舊的教育機構都能適應迅速訓練軍需工人的需要。一九一七年開始舉辦的職業訓練，聯邦大量增撥經費。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一年間，國會會撥出總數三二六、九〇〇元，〇〇〇元的經費用以進行工商業的訓練，另有一六三、〇〇〇元的經費用以推行鄉村與糧食生產的方案。據估計，當時參加受訓的男女人員數達一千一百五十萬人，而訓練學校往往分日夜三班。

輪流上課。

人國，並訓練迅速擴展的戰時工業所需的研究。這些都在資產方面。

抗議美國扶植日本

美國扶植日本，是中國民族的新危險！自波斯坦宣言撕毀，開羅宣言崩潰，以及日本投降時的諸文告化歸烏有以後，中美關係漸趨支離。日來美國積極扶植日本軍工各業，並以大量援助，重建日本經濟，使其於最短期間，速達高度生產水準。尤以德雷柏切的僅係一方，豈知日本以親而媚的態度，爭取美援，積極恢復重工業，及一切經濟建設，都帶有濃厚的軍國火藥氣味，而暗伏於備戰目標！自蘆田均上台，日本台頭躋身運動，重走上法西斯的錯謬道路，更趨於積極明朗化，欲圖恢復各國外交關係，與自由貿易；利用監總，消弭工潮，禁止全國及區域性之總罷工；（三月二十九日盟總發令，蘆田內閣執行）更大示猖獗，封閉韓僑學校，虐待朝鮮人，美國憲兵，逮捕韓僑一千六百餘名，移交日本警察，與前年瀧谷屠殺我臺胞事件，這一連串的獸行動態，完全暴露日本警惡之猖獗面目，豈不是法西斯主義的好派頭嗎？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猖獗，首在侵略中國，若倡言「不反對日本人民自給自足」。要日本不走上軍閥復興的道路」口調，實屬矛盾，日本之公開多武裝工業，豈不是昂然向軍國主義開步。中國在目前不如日本，將來日本之極民地開拓之中國老大帝國，地大物博，一切較遜於日本的情況下，能逃；在此故國存亡之秋，我們站在國民一份子的責任上，剖心剖腹提供意見，扶植日本！作人云亦云的盲從附和，反美扶日，我們決對反對美國以經濟

關於大戰期間，教育上的檢討，要非注意下列各項事實，決不能完全。一是美國政府的參與國際文化關係工作，二是各職業的與民間團體在令聯合國憲章規定成立國際教育機關一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由於有這幾方面的發展，教育事業也許還有賴於國際諒解與合作的創導，國際諒解與合作雖為各方普遍關切，但兩次大戰期間仍感缺乏。

世界各國在教育上正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美國之外各處的主導原則是放棄「階級教育」，供給人人以平等的教育機會，並發展各種新式的學校，而並不棄職性講學或施教水準的平等。

在美國，大戰業已顯示，它應該竭全國之力以實施教育機會平等的傳統理想，對教育平等的維持應更加注意；同時最後，兩項目的，可在職業本身，社會上，與經濟上從改善各級教育的教師境況入手。



道報

民以食爲天

全球十萬萬

人在饑餓中

譯自蘭克·亨利(Frank Henry)
的巴爾的摩太陽報

來年仍多飢荒，但是除非世界對它新的食糧需要有所調整，這問題的有些研究者已看到今後若干年，即戰爭所造尖銳的危機過去之後，全世界的糧荒將持續下去，因為世界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一樣，靠着地面上十分之一的土地所生產的食糧。聯合國糧農局最近一次報告，會作成到一九六〇年需要的糧食增加量的估計，該局假定世界人口在今後十二年內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它同時說明要使糧食豐富而周全所需各項糧食的增加的百分率。下表顯示思想中的增加，增加的百分率的估計。

來年仍多飢荒，但是除非世界對它新的食糧需要有所調整，這問題的有些研究者已看到今後若干年，即戰爭所造尖銳的危險過去之後，全世界的糧荒將持續下去，因為世界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一樣，靠着地面上十分之一的土地所生產的食糧。聯合國糧農局最近一次報告，會作成到一九六〇年需要的糧食增加量的估計，該局假定世界人口在今後十二年內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它同時說明要使糧食豐富而周全所需各項糧食的增加的百分率。下表顯示思想中的增加，增加的百分率的估計。

在混亂的戰後世界，有十萬萬人仍只得少量口糧，束緊腰帶，掙扎於飢餓線上。這世界仍面對着另一個嚴重事態，而且具有更長久的時間性——即養活它養活它迅速增加的人口。由於要飼養的人每年以二千一百萬的速度在增加，這是一個迫切的問題，過去十年間，世界雖有戰爭的殺戮，人口已增加二萬萬人，目前已有二十二萬五千萬人。全世界可耕地的面積只有地球十分之一，因此人口增加對於這地區的壓力也就一代大如一代，特別是在一些比較落後而稠密的地區，按農業與人口專家的看法，只有兩種辦法可以減輕這個負擔。一種是更科學化的耕植，糧食可增產一倍，另一法是漸漸使用現有森林的「非與南美肥沃的地區」。
由於有農業專家們科學的「理解」(*know-how*)，第一個辦法似乎更多可能。按專家的說法這項工作要使這種知識傳播到世界各處是一種艱巨的工作。但是它比耕者開闢原野這項工作要低廉而更可能較早收到效果，需要更多地

如果人口仍按目前的比率增加的話，人也許在以後幾代將被迫以平土機與炸藥向森林推進。土地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之下，它生產糧食的力量也有所限制，在稠密而落後的地區限制似乎已爲期不遠。在東亞若干國家，可耕地每人只輪到半英畝。在兩亞，比率爲每人十分之八英畝，同時奇怪的是南美人口相當稀少，未經使用的土地尚有好幾百方哩，但是已耕的土地每人也只輪到一英畝半。

據專家們說，要打開遼遠的森林是一樁巨大而破費的冒險。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時的開發者他們雖很勤勞，也仍無法順利打開森林而殖民。現在進行的自然是二十世紀式的開發——即由大商業出資數百萬元，聘用衛生人員，工程師的「開發」。

人類稠密區城距人口稀疏區不遠的一個範例是細長的爪哇島，島上集中居人口四千萬。可是跨過狹小的瓜哇海就是巨大而人口稀疏的婆羅洲，它具有充分空間，足容一部分過分擁擠的爪哇居民。可是婆羅洲土地的開發是在少數冒險者的能力以外的。

據約翰布金斯大學地理與國際關係教授潘洛斯（F. P. Parsons）博士的說法，一在東南亞若干島嶼人口密度與農業開發之間具有巨大的對照。但是在毫無政治限制的時期，由一區至另一區的移民始終極爲遲緩，甚至根本不值重視，原因是如無巨大的資本投資，勞工無法大量移動。森林必須消除，公路與鐵路必須建築，同時還有爲業務用的房屋與建築的顯明需要。

一要增加食糧生產目前最好的方法是改進耕種。這事情可由仔細選擇，嘗試使用新式工具與肥料的科學地使用完成。我們看看日本。日本人口激增，它解決食糧問題的辦法就靠選種與施肥。

如果糧農局所估計的人口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實現的話而同時每一個人都要有周全的食物，那末全世界的農民必須比十幾年以前多生產百分之八十。（其中一半以上係爲改善食物，其餘爲人口的增加）但是上表併沒有說明全世界食糧生產者所遭逢的艱辛工作。五穀百分之二十一的增產並不包括爲飼肥牛羊豬與家禽所需的穀物在內，而家畜家禽爲增產肉類百分之四六所由出。

〔生活的變革〕

再往前看，聯合國糧農局又談到糧食問題的影響，它有一點聲明特別適用於落後而人口稠密區域。

「事情需要生活的全面變革，這一點需要科學，工業，政府與人民最大努力」。

按糧農局所看到的大改變最後當由增大的農事效率來產生。得新式機械與科學之助，糧食大增一事可以靠比今天尤少的耕作者完成。因此全世界大批鄉村人口可轉入工業方面，城市人口并將由此而空前增大。

在若干先進國家食糧生產者在全人口中的比例已比較小。在美國與加拿大五分之一的人民生產着足供其餘人吃的糧食。換句話說，一個農家生產的食糧已足供自己及其餘四家，而且營養水準頗高。

但是據糧農局稱，在有些國家，人口的三分之二從事食糧生產。平均一個農家的生產只足以供它自己以及另一個家庭的一半以低劣的伙食。因此事實顯示，糧農局所預期的巨大改變旨 在於落後地區以最大的推動。

蘇聯政黨政策文中的內容是很可注意與發人深省的。因為他再度顯露出蘇聯對西方各國所行政策中的雙重性。

蘇聯在二次大戰前後所推行的政策中一向表現着兩種趨勢——一種基於與西方國家合作的願望；另一種則基於東西「兩陣營」衝突難免的臆斷。大之前由於「資本世界」的本身也起了衝突，所以更加深了事態的複雜性。當李維諾夫主張與西方民主國家合作對抗軸心，而莫洛托夫便主張與軸心國家合作。但是當希特勒撕毀了莫洛托夫與李本特洛夫的協定進攻蘇聯之後，那種雜性便自然地消失了。

戰爭結束以後，史太林所發表的書面談話中屢次表明懷有與西方列強保合與親善的願望。然而他的僚屬如莫洛托夫，克羅米珂，以及維辛斯基各在會議與談判中所表現的態度是一貫的不友善。一般人對這一點的惡意解釋是說蘇聯政府故意在用一張口說兩種話。但這種解釋的先決條件必須是蘇聯政府內部與黨的機關永遠不發生意見的衝突。然而這一點是不可能的。

情形確也不是如此。我們只要回憶在早些年前，共產黨與行政機關內常爲了政策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辯，甚至於人民委員會以及政治局內的意見分歧是衆所週知的事。

不過這一點的確變了。不同的政見不再公布了，同時公開的辯論也取消了。可是這種異見的有在從外面的行動中還是一次一次的可以看得出來。在這種情形下蘇聯政策就表顯了掙扎於兩派政見間委曲求全的徵象。有時一派戰勝另一派，爭持的局勢便告一段落。一九三九年李維諾夫撤職接着莫洛托夫與

國舉行條約談判便是一個明顯的例。

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蘇聯內部願意與西方國家協妥的一派，以及相信

須利用擴農業部長安特遜說，美國已無更多耕地，因此美國為達成上述目的，
須利用其新式農業技術大大增加其穀物與肉類的產量。由於更新方法的使用，特別由於科學家發現殺滅該區流行的牛病蟲的技術。希爾福特種與安古斯種的後裔交配，得到一種在南方奇長的夏季中繁殖的牛種。南方大片被蝕爛的土地被改造成一等的牧地，方法即遍種牛食的飼料胡枝子屬植物。現在南方貧瘠的玉蜀黍地已得出一種全新的牛類飼料的種植地補充。這裏種的是甜馬鈴薯，產量極豐，每噸乾製除了業已著名的玉蜀黍雜種法外，雜種玉蜀黍每畝可多產百分之二十五，科學家正試驗將其他穀物的雜種，以便增高產量。這些推行的以及其他進行已久的技術，使一般美國人享受着世界上最富有的伙食，美國雖有食糧援外，也並無影響。他的伙食使他享有世界各國人所享最高的熱能——每天三四二〇加路里·戰後歐洲的伙食普通只有一四〇至二〇〇加路里一天，這是飲食稀少的一個具體的說明。國家的人民可自吃尚嫌不足的美國能飼牛以十磅穀物，以及其他食物，以便養桌磅增一磅最好的牛肉·通常餵羊以一百〇九磅的穀物，可使他長二十五至三倍·按農業部的琴寧斯博士佔計，每年美國牲畜吸收的卡路里等於全美人口

英國駐華大使施諾爵士假座重慶廣播電台演講
英國之民主。對於英國人民擁護民主基本權利之力，以及若干東歐「醫治國家」內個人自由之被剝削等情形，作一簡明扼要之闡述。茲將全文譯錄如下：

幸。能够從重慶對中國聽眾說幾句話，覺得非常榮

與紊亂之後，經濟問題極端嚴重。這種原因如果追究起來，可以上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二十年的緊張與失望，以及最近的第二次大戰。現在我們感覺着絕大的匱乏，而我們的國家經濟也處處有徹底脫節的情形，因為過去多少年來，全國都集中努力，爭取戰爭的勝利。最好的人力全部貢獻與軍隊之中，而生產力量也完全集中於軍火的製造中，到了現在，而對着我們的龐大任務便是重新分布人力，與重新調整我們的經濟資源以便進行和平時代的生產。可是世界物價上漲，於是我們的這項任務便增加了難以勝計的困難，結果雖然我們的出產遠較一九三八年為多，然而我們的收入却較一九三八年為少。在執行這一項任務時我們需要和戰時最危急期中一樣嚴格的紀律和緊張而集中的努力。的確從配給與限制而言，英國現在所負的重大比戰時還要來得重大。我們的困難即如此的重大而且又是如此的衆多。英國與西歐各國的前途將慘澹無比。一年前馬歇爾復了希望。英國是首先響應援歐計劃的國家，曾經倡導與主持了一連串的會議與討論。關於這個計劃

而年的確是到了那時候，我們就要幫助我們渡過今後的難關。到了那時候，我們就必須達成經濟自立的目標。我們的確是使各受援國家在接受歐洲復興計劃的目的也不靠外力而繼續步上復興大道，我們堅決認為西歐各國在目前緊急期中所採取的經濟合作與互助的種種措施不應該成為短期的努力而應該作為進入更廣泛與更永久聯盟的基礎。今年三月在布魯基爾的簽立的五強條約中，已經規定成立一個常設機構，以便在經濟方面進行聯合計劃與會商。但是五強協定不僅僅是經濟合作的條約而已。它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也有廣大的影響。這一紙條約不是一個突然的意外發展，而且各簽字國家的政策也沒有呈現劇烈的變化。事實上它是確認了一個早就在不斷進展中的過程。它不啻是公開承認了西歐各國憑着共同的思想與理想而結合了，而且對於良好政府的他也懷有同樣的觀念。由這一紙條約連合了酷愛自由的各人民與奉行民主的各政府。英國便在這個聯盟中佔據一個主要地位。我們英國人認為被人看作爭取公民自由與社會正義的戰士是極可資幸的一件事。我們相信人類的尊嚴，同時我們也尊重個人的自由。

英國與共和聯邦之所以在這次戰爭中堅決團結起來的原因便是因為上面所說的種種自由遭到了納粹法西斯，與日本獨裁者的威脅。現在世界上又有許多國家的自由再度遭到了威脅！這就是目前的悲劇。東歐的許多國家，自由已全部被消滅了。在這些所謂的「管治國家」裏所有了人的權利都因為保持一小部分在權人物的利益而橫遭摧殘。那些假藉民主政權之名而實際上咒詛民主政府的專制政府已使自由的過程完全停止。

夫便是最近的一個實例。過去人們都喜歡說共產國家是工人的天堂。這種謠話早已露了出來了。我們現在知道，只有真正的民主國家裏，工人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工人的環境才能不斷改進。本人會參加中國行憲後首任大總統就職的典禮。這一次典禮表明了貴國多年奮鬥已告成功，而在歷史上開始了新的一頁。我可以向各位保證，在諸位今後建國的無數困難與危險中，英國將永遠是一個同情，瞭解熱忱的友邦。

英國的民主情形



西德突不可遇見的另一派之間，分明是齷齪不斷。第二派之佔上風也是顯而易見的。國際共黨情報局成立時，夏丹諾夫的演說就說明了第二派的勝利，接着就在歐洲前線上全面採取了政治的攻勢。但是結果並不如預期的滿意。共黨在法國與意大利所採取的攻勢失敗了。西歐不但沒有委然倒下，反而開始團結自衛起來了。美國也發出了予西歐支持的保證。在柏林，在特港，英美兩國對於對方的挑撥都以意外的沉着態度應付。捷克的政變也在民主各國中引起了預料之外的反應。此時，就是莫斯科也能清楚看出第二派的政策不獨未有成就，而且正在滋長嚴重的危險了。第一派主張妥協的人士便又抬了頭。然而，這一紙公開信並非說第二派的人就要得勢。文件的本身顯然表示了

協。它的最後一段否認了所有敵視或侵略的意向，表現了樹立國際間正常關係的希望，又提出了穩定世界現狀的意見。但是前面若干段的措辭却是我們過去兩年來過於熟悉的文章了，富於挑撥意味，又譴責對方沒有信心，具有侵略企圖，而馬歇爾計劃也大受非難，這一切都使人感覺他們在沒有舉行談判之前就已經懷着破壞談判的願望，或至少使人相信他們以為談判是毫無意義且註定失敗的。這是有關這次蘇方文件的最要一點。它說了兩種話，一種是親善的，另一種是敵對的。這兩種聲音表示出克里寧還挣扎於兩派政見之間是毫無疑義的。

錯誤可尋，因為這是一以還牙的一種報復！並非藉批評在冷嘲熱諷而藉以出之風頭的！

在五月二十八日的「大華副刊」上又出現了傅筱秋先生的「不平則鳴」一篇，以後的標題亦與姚君之口吻相似！……敬獻給「炮君」……一看便知是爲了一「海鷗社」代鳴不平的，然而小標題上却又別緻，特別提出了「局外人之姿態出現」，所以傅君在開頭的立場上依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作爲論戰的本身應始終保持的態度……這還樣很明析的表達了傅君自己的立場，本來是一個旁觀者，但爲了大炮君說得太慘無人道了！」所以才「穿透了旁觀者的心田，」於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也參加了論戰，傅君既已不平而參加了論戰，則大可不必再用一個觀戰者客觀看法」來蒙蔽刺裏來了一鎗，罵連連的宣判大炮先生「是野獸凶惡的慘無理性的典型人物，是寓惡於善具身餘音的壞人！」然而仍以是否能與傅君所言一觸犯了「滿鷗社」一大串的罪名！

在六月二日大華日報「戲劇文學」版，愛天先生刊登了一篇「評海鷗社」

「炮」亦是始在了批評者立場上來替
炮君「而買的姚策鑑先生的一長城月刊」
山大炮君引起了再試買的「長江月刊」
「一果然到底」被憂天先生尋到海
鷗的專輯：雖然憂天先生再三聲明自己
已的地位「我之所以不憚厭煩的把這
一個梗概括之批評是完全站在了客觀的
一面作一個評述，決無一筆抹殺的意思！」
然而憂天先生却仍然是自食其言！
全全部作品「再摘抄或作
筆抹煞了：主要是表現在他煞
尾的，一句上「依我看，你們還是從
我在起，就開始休息吧！」憂天君把
我」和「你們」很自然的形成了兩個
聚墨，然而却大聲疾呼的說站在了旁
觀者的立場上去蒙混讀者，與博雅秋
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凡一個文藝之前
刊物，在未會完全成熟盡善盡美之前
天，當然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據憂
先生所評「這幾位作家用了這幾些
難倒我們了！」所引證的句子來企圖
妙不可言，然而很難得的句子來企圖
免於斷章取義，但也不失為公正之論
說，「詩」是最難評論的，憂天先生所
說「至於流炎君的『復活』一詩裏，
並沒有說到一個人怎樣死去又怎樣醒
轉來的過程……」反「跳躍過去，
甚至連概念的述說都不是，只不過是
一樁突出其來的激清的叫醒了！」
憂天先生所下些詩的評論似乎有些不
妥，越乎現實之上的，而且如果就事說
事，該詩之所謂復活，是指的靈魂這

「我唯一的本領是默默的忍受着！如今我不是我了！」我是一隻知道反抗的綿羊，一隻脆弱的靈魂。是如何受到了壓迫而默默地忍受着而死了過去，但因了各方面的關係領略了新生之路，不能再苟且因循下去對那勢力低頭，對強權屈膝，雖然是隻綿羊，然而去知道反抗了！由此反抗之中才解救出了復活的靈魂，如憂天先生之只依現實的事實作評論，似乎有失作者之本意，何況更摻有惡意的漫罵嗎？

總之，此次這一不太大的文藝論戰，簡直如王婆罵鵝樣的相互潑漱的對罵，沒有所謂文藝真理的友誼檢討精神，奮起而罵者不過爲了沒有真學識，才訕巧的想去推倒別人而超越乎別人之上的風頭主義！並且輕巧的用了「批評」的假面具作了掩飾工具，而被罵的——即被批評的也似乎缺乏文藝修養，因爲與其對罵不如置之不理，更何況利用「批評」的敷粉去相對方還繁況？一所學術及文藝的進步，批評與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發動機，然而站在批評的立場上去說句話，是以冷靜的頭腦，作公正的評論，才應以冷靜的頭腦，作公正的評論，才看出真實的價值，否則血口噴人，藉眼晴，難逃輿論之制裁的！

濟南通訊

壇上約

一件不快事

濟原

香港這塊脫離祖國九十多年的小島，在大英帝國殖民地政策經營下的都市，擁有四百多萬人口，在東方言，可以說是最現代化的都市。一切的建築和一切的設備，國內沿海任何商埠，都難與之相比。連上海這被稱爲東方都會，中國唯一碼頭，在任何設備方面言，也恐難能與之媲美。

當你乘飛機抵達香港上空的時候，可以在飛機上鳥瞰着整個青綠色的島嶼，那便是香港。在輪船甲板上，你可眺望着港內星羅棋佈大小不同的船艦，和陸地上燈光點點，遙望着好似一座燈山，是依山旁水鱗次比連的排列在山中間；那來往不絕滿載人們的輪渡，你該知道，那是何等的幽美與繁華！房屋的建築，故別名銀島。它的氣候，雖在亞熱帶區域，但受海洋的調劑，一年之中，早晚終是春天的氣象，中半比較熱些，這樣的氣候正是最適宜於人們居住的。島嶼上樹木長年青翠，加以英國政府的善意保護，格外顯得幽美可愛。由於自然條件的優越，且經英國政府數十年來的努力經營，在此世界局面動盪不安的時代，它確是人間的樂園。但這樂園只有那些資本家冒險家和英國皇家統治階級所獨享；相反地，它也是無產階級與那些被統治者的地獄。我們知道，資本家對殖民地的政策，是採取奴隸統治，因此大英帝國統治下的香港，也就被它們利用，過着牛馬式的生活，太平

香港的太平紳

本刊特約通訊員

李蔡蔚

(一) 必須是當地慈善團體的首長，藉此戴上了假面具，便易鼓吹英國政府的德說；

(二) 對僑民要表示極盡關懷的樣子，替他幕後人——英政府，來舉辦各項社會救濟事業，這所謂配合『政府』的攏絡政策；

(三) 本身必須是一個資本家，工廠銀行或公司商號的經理，永遠站在資本主義社會陣線，幫助宰割僑胞，貫徹它的殖民政策；

(四) 對英國政府的官員要絕對服從，舉凡中國大員蒞臨香港，必須負有促進中英邦交的責任，這所謂配合它的外交政策。

以上條件湊得上的華僑實本家，可以說是很多。但是名額有限，事實上香港有兩個半太平紳士的位置，無法個個戴上這個頭銜，因此也就成了香港社會上華僑權位上的爭奪要點。其間確有人不惜千金的去爭取這個寶座，又好比中國這次競選副總統似的一千方百計，明爭暗鬥，來達到他的希望和目的。有人要問，為什麼他們要如此呢？我可以告訴你，他們這樣的爭奪，自有他的利害關係的所在，古人嘗云：「名利之心，人人有之。」何矧這輩市儈小子？當然不能例外。

香港的老牌太平紳士，實際稱為「華民代表」。備政府之諮詢，代表著全香港中國人，斯文的臉孔，枯瘦的身材，平常穿的是一付長衫馬褂，很能顯出老誠持重的樣子，出來時，又像朝中一位顯貴的高官，神氣十足，紳士二字當之可雲無愧。現年七十過外，從他掛上紳士牌頭一直到現在，對香港政府立下了不少的功績，香港的英國官員們，因此對他也表示無上的敬意，處處給他抬舉，處處給他方便。凡香港政府對中國僑民無法解決的事情，便請他出來斡旋，唱幾句忠君愛民，奉上騙下的高調，而來欺騙僑胞。但他有時也能裝腔做勢，發發牢騷，高談國家民族意識；可憐他已成了人家的走狗，狂吠高叫的時候，是不會噬上主人身上來的。我相信他是人，不過他是變形的人。可是這變形的人，已經罪惡滿，雖然近年來表示退休，我想即使退休，其罪惡亦不能為人所遺忘的。

還有一位新進的香港太平紳士，剛剛於前年接得寶坐。這人是香港大華鐵工廠的經理，名叫徐李良，上海人，擁有鉅資。現在是當地慈善團體東華醫院的董事長，（此係香港的華人第一醫院，辦理平民醫務，半年免費。）按香港的大華鐵工廠的工人半耕半讀，息養林匱的高官顯達們，而是配合英國政府，壟絡華僑，假手辦理慈善事業，服從大英帝國統治，來奴化本國僑民的中國典型虎侯。他所具備的條約有下列幾點：

如此創造你理想的健全人格

理想的健全— HARRY E. FOSDICK

若素地並不中止，僅僅地賴三條絃照常奏完那支曲子。人生也應該是如此的——絃纏斷了一條時，權把所餘的三條來完成你的演奏。

不管是誰，他只要一旦能學會這種對付本身缺點底技巧時，這種缺點立刻便會變成了最能够使他們興奮，甚至有時最為可戀的機遇。仇視缺點，補益的。一個人應該有承認他自己即是一束，具有許多可能性底東西的最饒有興趣底競技——拿出自己最絕大勇氣，並須自告奮勇地去作世上最度的能力去作成最大的可能成就。根據某一個故事裏的說法，當蘇格蘭軍隊在西班牙與回教徒作戰的時候，他們先把勞勃·布路斯的心肝向敵人扔去，然後一蜂擁而上，拚命殺向前面去。這就是前進攻取的方法。你應該打定你自己的主意，先把一種理想想扣期望向前拋去，然後再向這個目標打將前去；你必須把一個目標作為中心來去組織你生活。我看有許多人都始終不能成為世人所認為理想的人，他們考究原因在於他們不都是以為活不過是由我們去創造的事物。可是實情便是：我們所以能够尋得的，也不過僅僅是存在性而不是生活。照我所看來，做人的最大工作，就是要把握住這個存在性，用自己的計劃以及目標爲中心，把它組成爲一個生活。

在早年喪父母，厄於貧窶，時常被肺病的折磨，可是他的生活並沒有受環境的支配。他在童年時代，從他拿起一本斷續所寫的『仙后』來體悟時，他已毫不遲疑地想到他自己是天生的詩人。他的這種生活目標使他在世界名人的名冊裏也獲得了一把交椅。他說過：『我相信我死後必能置身於約翰老牛詩人之列。』他在幻想中得到了這福靈而，這做對他本人恰如蘇格好等到了勞勃·布路斯的心肝之於蘇格蘭的戰士一個樣兒。

你必須把這幅畫面牢牢地，不斷地擋在你心靈底限的前面，意思便是說那末你便會被它所吸引而開進去。你如果想讓着自己已經打了敗仗，那末光是這一種念頭便會使你永遠沒有

成就了一個偉大而驚人的生活，提起他來，好比我們說華盛頓一樣，這是人所共知的吧。這位先生，就是香治，高爾登，他是哈佛大學畢業諸高材生中而是最富有學問者之一員；他在波斯頓的南方者教堂裏充任了四十年的牧師，可是結果成爲美國教會史上一個智育和神學教育極爲發達的地方，他所發掘到的乃是他的本人心中認爲是他的一唯一存在性；而他所造的便是他生活。人類最好的朋友有時並不是享受，安逸，舒服，而反是足以警醒他迷夢的敵對環境的挑戰。

在這種人格的養成底過程中至少有三個因素。第一是想像力。偉大生活下去，發點大部是一個人想像中的一幅畫面，他在內裏預感到未來他將有怎樣的作爲與成就。佛羅倫斯，乃丁畫爾曾在夢中覺得她是一位看護，愛迪生曾在想中覺得他是一個發明家；從此直向這個想像中的目標而往前行進。

你太幸運，因為你生在中國，你沒受過外國「不自由勿寧死」的烽火驚慌，你沒有取得自由而奮鬥，揮汗進步與二次世界大戰與結束，得到不勞而獲的自由恩澤，而且種類繁多，範圍廣闊，和美國人的自由相比；他們都有希望塵莫及的遙色，不信？請看：

(一) 遠法自山，名有權勢，你可恣意操縱物價，鼓動漲風，壟斷今

生活的斑點

卷二

潮，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可以演一
以發表冠冕堂皇永不兌現的計劃；可
以拳癟爪牙幫你營私舞弊，強姦民女；
以賄賂橫行，利用你特殊的資本與職
位壓榨百姓們的膏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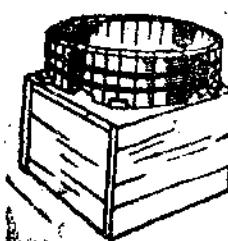
(二)失業自由：你不必厭煩職
業的不感興趣，枯燥，上司會用裁汰冗
員，強化機構，減編開支的名詞逼
你職，而且你一日賦閒，絕沒有人堅
邀你出山，沒有三顧茅廬的滋擾，不

勝仗，那麼這個念頭立刻會大大地有幫助於你底成就。你切不可自暴自棄地想像自己是一個無能之輩，第二是常識。圓筈頭想像着自己坐在方洞裏是絲毫沒用處的。事實上，有不知其數的人都是飄搖於不正確的想像中，直到最後才能够找到他們的真正生活方向。藝術家威士勒起初很想做一位大將軍，一時是爲了化學學門學科未能及格，不久便被西點軍官學校開除了。他說：「如果我早已當了陸軍軍官，司各脫本意是想做一種氣的話，那麼我早已當了陸軍軍官了。」華爾德·司各脫本意是想做一個詩人，可是在他瞧見拜倫在一面比他高明的多時，他腦子靈敏，於是馬上去改爲寫作小說。費利，布魯克斯去當教授不成，他才改行去作教師。你必須加以研究，用你自己的智慧去決定你的目標。可是無論是否聰明，你至少總須決定一個目標，但是不可隨波逐流。流含污。第三是勇氣。凡是一名到家的人物必定具備一種能產生勇氣的信心。當他的同一時代的人都在反對他時，勤查，華格納依舊堅持着他對音樂的信念，可是到了結果他仍是戰勝了。

其他的醫學研究者和若干第一流大夫居然相信它是可以撲滅的，到後來果然撲滅了。他們的目的却落空了。建爾文在英國某地區一個小小的花園裏埋頭苦幹了二十多年，忽而似有所得，始終堅持線索，到結果他當然是成功了。信心並不是泛信一切。它是一種創作的原動力，它是想像再加上勇氣。

想像力，常識以及勇氣——這三宗寶只要你略施小技能够自由地運用得當那就能够有驚人的效果。如果一個人老存着妄想發財之心，環境必定會一一要挫折他；如果他老想尋樂，環境必得建全的人格，那麼他必定能够從環境裏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資料，這毫無問題的。

要想創造或養成一個理想而健全的人格，只要滿够上了那三宗寶的條件，那末你儘可暢開地去闖吧，管保往而不利的。



(六)「六一」戲生自由，紅塵時，有上吊，苦澀的浸漬而願逃避，海跳井，觸電，砸撞，臥軋，任你選擇方法，你若有新奇經濟而不覺疼痛，也沒人禁止你試用。

(七)廣播自由，禁播流行歌曲，禁放靡靡之音，政府公令明文，都曾昭示，而若有電台你依然可以播，欲播，在物價高漲的季節，你仍可繼續播「自從娶了你……」；在烽煙遍野的緊張時代嫁給你……；在烽煙遍野的緊張時代，只要不播「推翻政府——打倒民國」，只局就會做掩耳盜鈴的遊戲。

(四) 横腹自由，平抑物价，開發資源，對策，方案，措施，種種良籌謀劃的咱黨，不會截住小米麵從兩萬一斤跑到五萬，可是沒人爲難你非吃不可，更無須預防有潘金蓮潑武大郎毒藥」那樣的强迫你。

(五) 恐怖自由，新聞報張巷尾閑談，街頭偶語，有很多吃緊，撤守轉進，漲價，兇殺，搶刦，偷盜等的消息供你統味，你聽後，心寒，膽顫，毛髮悚然，都睡不穩，甚至到表演嗎？有人說那是發瘋，我想許係誤解

必爲選業問題而躊躇。
（三）失學自由，沒有成千萬累
顧，你可以任性流浪，漂游，嬉戲，
優然自得，無須畏懼「強制教育」令
的通緝。

拔毒膏

人原

不值於最簡單的信用，而物價亦愈膨脹，人們對貨幣有信用的辨法，就轉移於其他的目標上，最先是其他較場等理由，其實我覺得最大的理由還是軍費太大，國庫匱乏，貨幣的基本價值薄弱，物價高漲這是必依的趨勢，對幣制的改革，筆者是無話可講，因為國家處於現時這種不幸的局面中，所謂整個的國家不安定，何談經濟上的安定，經濟不安定，何談民生，生，由上可推知，幣制如要穩定，必需整個國家安定，而談什麼幣制改革，那簡直是笑話，有些人覺得有山姆大爺可作靠山，改革幣制也是最流行的政策之一哩！總之，處於現階段下，做一個中國人最不幸的，想放砲吧！砲都成了發砲，只有噠噠噠，鬧成一片，等到山洞中，去過原始人的生活的人們！我想着原始人的生活的人們！我們來吧！

深夜歌聲

巧
克
力

野荒的死

明天還得流浪。
——我底家
在東北松花江上……

琴姐的像

其公

文散

午睡醒來，便聽剛開眼睛，便聽剛上了響着的車鈴聲，剛睡醒來，竟見剛

了。半

天課，回

來竟見剛

了。

狠得加了十倍；敵人已經破拿你們不當人看待，可是你們對自己人更其不當人看待……唉！敵人是被你們嚇跑了，可是你們自己眼看也要彼此轟掉掉……敵人走出了你們中華民國的大門，可是你們現在是準備步出世界的大門了……你們——你們——天曉得……你們怎麼好呀……」「塑像聲音由激昂變到沉痛了，緊接着是無語的嘆息。我被它說得心亂如麻，發起火來，它又開始抱怨似的向我講下去：『朋友！想一想吧：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是黃帝的子孫，都是一家人……為什麼不放下你們的兵刃，大家以誠相見，共同的，親切的，攜起手來邁向光明的大道和平的坦途，爭取大中國在世界上上國際間崇高的地位？為什麼偏一家家人不認一家人，苦苦的相煎呢？為什麼要誣衊做父，做前門驅虎，後門進狼的賣國的勾當？為什麼宰割同胞，做着民主的罪人？為什麼呢？為什麼不趕快覺悟，祖國面臨的危機呢？好容易八年血戰，祖國才成了羈絆之魚，從敵人網裏逃出來了……為什麼？為什麼高擎着民主的旗幟，實際上却荼毒同胞呢？為什麼割肉，又走入人家的圈套？為什麼呢？難道願意祖國的錦繡山河重新生色？難道願意千萬同胞的生命再化砲灰？難道不知道，龍蛇相爭，得利的是漁翁？難道沒有看到那幾位漁翁怎樣的虎視眈眈地注視着我們？難道那幾位漁翁怎樣的虎視眈眈地注視着我們？難道我們筋疲力盡的時候，把大中華民國來個捲包兒會？難道……』

『哎呀！你住口！不行啊！』我的腦袋都被它說成巴斗似的大了，我開始制止它發言。

『行憲了，我雖然藉鑿石晉，但是你不能抹殺我發言的自由權的！』

『什麼？我偏要不許你多嘴，人們的事，你根本管不着！』我撫着隱隱有點疼痛的胸口。

『幹嘛這麼不民主呀，』我惱怒的伸出了拳頭，照準它的腦袋打去……

「卜！通！」一聲，哎呀！好痛！睜開眼一看，原來我已跳行紙床滾到花磚地上。

『啊！怎麼啦？還夢大睡覺還帶折餅哪！』琴姐從門口探進了頭，看見我的狼狽樣子，不由打趣起來。

『你當我斧頭的利害……』我惱怒的伸出了拳頭，照準它的腦袋打去……

「什麼？怪我？」琴姐莫名其妙的看着我。
「嗯！」我胡亂的應着聲，惡狠狠地向琴姐的
塑像翻白眼時，那座潔白的石膏像毫不在乎似的，
又像以先時的微笑著……笑得仍是那麼好看，我
的心頭又浮起了美的感覺。

卷四

梁學純

情景吧！那已是年前的事了，是一個月白清風的夜裏。我倆自影院中出來，途中你沉默的不發一言，只低着頭慢慢的走，我也無言的隨在你身旁，心中在想你近來好像有些變了。不多時，走到你家，不遠地方，你站住了，自大衣中拿出一封信交給我，毫無表情的說：「純！回去看吧！可是不要生氣。」說完你轉過身去叫門。我帶着莫名其妙的心情回到自己家中，拆開那封信，只是短短的幾行字，我記得我們的性情極不相投，最好是在還沒各走極端時分別，或可留個印象，最壞是在還沒各走極端時分別，或可留個印象，也還有幾句是這樣：「……我覺得我們的性情極不相投，最好是在還沒各走極端時分別，或可留個印象，最壞是在還沒各走極端時分別，或可留個印象，也……」雖然不知你這些話從何而發，也不願再詢問你，從此就這樣不明究竟的別離了。

不想在事隔一年的今日，重又接到你的信，你說那時你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不那樣做，現在希望恢復我們已往的友情，並且預祝我成爲名作家，我真有些疑心，那封「冷冰冰」的信，和這封句句充滿熱情的信，會是在一個女孩子筆下產生出來的嗎？

謝謝你，可是你錯了，我們曾經有過一年餘的友誼，可是你仍然不能明瞭我，你誤會了我，我現在還沒想到「作家」兩個字和我有什麼關係，我之同大家看，常寫些東西，只不過是將心底的話寫出來給同志知道，一個人的思想可以使一部天涯海角素不相識，更可以散播中的鬱氣，你想想，這不

是天地間最痛快的事嗎？你說一恢復以往的友情，也是件不可能的事，並且確如你所說的「我們的性情極不相同」，你是那樣決斷，現在又寫這封信，我覺得真有些多此一舉了，何況你是個「名門」閨秀，有許多「青年」有爲的人希望和你爲友，何必只要和我這毫無長進的孩子相識呢？

我可以明白的告訴你，諸大的社會，各種事業中，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文化事業」，它是我的終身事業，我可以爲它犧牲一切，我願做「文壇」上一個無名小卒，你可以絕望了吧！他只是一個還樣沒有志氣的傻子，醉心文化的傻子。

你說願介紹一些你的朋友給我，由人名上知道他們大多是一名作家，謝謝你的好意，我恐怕別人會說我是在實行「登龍術」，並且我知道，他們寫作是爲謀出路，是另有作用，和我以及我的朋友決不相同，他們是社會上絕頂聰明人，我們是只知提携・文化」兩個字的傻子，所以我只辜負你這好意的你言中允希望在別離的一年中，我的生活沒有

望，還和以往一樣坦白，率直，這一點還不使她失望，我還是那種性情。本來每個青年人都應該是坦白，率直的，可是現在只有我們這些傻子如此了，大部的青年們，俱被現時的社會風氣所感，一變以往的坦白，率直，一部變為處處疑忌，一部更學會老經世故，油頭滑腔等花樣，更有些人世未深的青年，因為處處碰壁，變得遇事畏縮，這種過錯不在他們本身，而是社會的罪惡。處在這個動蕩時代中的青年們，當看清現時社會的一切時，他們會失望的，這不是他們理想中的世界，他們會窒息的，的確青年們的苦悶是不可言狀的，你說，不是嗎？

最妹妹會說，姊可以拿出些錢來，由我負責合作起來組織一個刊物，我真沒有勇氣接受，因為我明白她錢的來源，我知道她父親是個有權有勢的軍閥，而兼擁有大量錢財的巨賈，我甘心讓他攏絡去嗎？不然，拿他的錢辦刊物，而罵他以及和他一型的人，雖然是件極痛快的事，可是未免更對不起了。

極久。不過，我可以對你這樣說，有志者事竟成，在不好的，忘掉以往，也會為人民說些公平話。

一度我們各自走向自己的路吧！天涯海角有一個和她相識的男孩子在為她未來的生活祝福！

夜深了，願她甜蜜的入睡！



青春線

(下) 一白牧

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你又該痛苦了，好，也好，讓我的眼淚交融吧！祝

我感到莫名的喜悅，像在囚禁的獄中，被放逐後第一次看見了太陽。我跑到書架前，翻出來一封很破舊的信，我匆忙的撕開，在油燈下連忙的看下去：

我呆痴的放下信，又拿起來看了二遍，但我的淚已模糊了信上的字跡，我頹傷的坐在板床上。
琳玲字於夜

我常常和琳玲挽着手踏着落葉層，走向迢遙的山嶺，每次我們習慣採些紅葉歸來。在我們被那原始林的風景陶醉的時候，我們便忘却了夜風的寒涼，狼噳的恐怖，竟僂倚的睡在山嶺上，嗅着野草的腥香，睜開眼睛欣賞那夜霧瀰漫的輪廓，那在幽闕中閃爍青光的河水，在我們不能入夢的時候，爲了敵禦寒涼的山風，便攏起蒿草來，那熊熊火焰，照紅了我們的臉，照亮了我們的胸膛。

浮過去，又來了一陣雨。因此，我爲了我們不再受風雨的浸蝕，我要毅然的離開他們，離開這血污的地方，現在讓我慢慢的告訴你，你的性格太急燥，聽我的話平靜的讀下去，好不好？萍！萍：從那夜遊歸來的當夜，我們一群人便被派到A城的第一戰線送，披着絆着我們的星月，便坐着軍用的汽車出發了，我的確沒有抽出時間給你寫信，這……這你是會原諒我的。到A城後，我們一直在忙着，忙着講演，忙着

和傍晚，有的人都穿上了棉衣。從將及入嚴冬的季節中，我不禁又被回憶所牽瀉，想起了前年的冬天。

是的，你應該憤怒起來，因為這是值得我們憤怒的事情。在戰線中我不怕，不過有時我冷靜的想，我們

多的不幸。如今，又是第三個冬天了，我們的感情經風雨
摧殘，建立的更堅強。

中國倒下去的也是我們自己的同胞，我們為什麼製造流血，製造屠殺？因此，我在戰地上精神却頹縮了，胆量也漸漸的萎弱下來……我更怕那殘酷的氣氛和禪哀，於是我就在戰場

城傳來，琳玲的工作由宣傳而只被派為民訓工作。竟在這工作的調動中，意外的却產生了一件殘酷的事情：

可是，他們却麻木的不肯怪罰我，說我太孩子氣，說我是女英雄的豪放表現。萍：寫到這我已經落淚了，讓我擦完了淚，再

當我將推開窄狹的板門，我看到木桌上放着一
塊青石。我總是懷着莫名其妙的一個人悄悄的渡回
來。

懷裏，讓我們再溫習一下往日的夢吧！

「老爺爺的
方才由一個，人的手中收到了小玲的一封信，
我太忙沒有撕開，現在放在你的書架裏。我到班

我有許多話，不知為什麼，却說不出來，心裏總有點不忍放下筆，我心裏面的傷，好像要準備在嚴密的封鎖中逃出去。這次的信，也許是我們最後的一封信了，因為我

我太忙沒有撕開，現在放在你的書換裏。我到班上去，回頭我給你帶點兒酒來，再見。

我有許多話，不知爲什麼却說不出來，心裏總
是有一塊東西很重的擋着，我想拼命的喊出來，
却没有喊的力量。

希望你給明天
將生活給予戰鬥

一陣狂
風裏不
停

我放下了筆，心裏不停的又起了一次巨烈的跳動走到窗前，遙望着風雪。村外的狗又傳來一陣狂吠，我走到床前，想合

衣睡下去，當我剛踢起被角，便聽到叩門的聲音，我驚異這夜的叩門的人，我知道李黎決不能這時候上大衣閣出去。我走到生锈的門前，用手拉開門又：

「誰？」

「是我……我……我是琳玲」

她已聽出是我的問話，而我却陷於夢境中，我還在不肯承認她會真的回來，回來的這樣快，回來的這樣快。

我開了門，一個長髮的女孩子跑進來，狂熱的抱住我的頸子，我用手撫慰她的頭髮，我為她跑到許多地方去打聽，不想在今天遇到了她……吸……不要哭了

打聽，我們到屋裏坐吧！夜風太涼。」

她不語，仍是在啜泣的哭泣，我扶着她慢慢的走在鋪滿了白雪的石階上。這夜，可記憶的夜，在雪夜裏更顯得皎潔，淒涼，她的淚流到我的臉上，注入我心的心底。月亮落了！」

（十七）傍晚，我和琳玲和李黎坐在屋裏烤火，講訴些我過去的流浪生活。

（十八）桌子上吃滿了花生米皮，地下堆滿了亂紙，從小窗上從欄杆的可看到城垣上疾走的行人。小屋裏糊滿報紙，在西側的牆上掛着普式庚的畫像，琳玲住在這四天了，意外的很安靜渡過，我美在李黎的報館執一天版副刊工作。琳玲住在志忑的情況下，仍是勉強的看完了《普式庚的因

庚全文華》，閉上眼睛，輕輕的默詠着。老趙了，我看還是決定我們出走，不然，假使叫隊裏知道了，會對你們不利的！」

個辦法，離開×城。」

也恐怕我不到這兒來。」

一面說着，一面輕盈的說：

「他們決對能捉住我逃的線索，我為

不怕惡魔，正如我過去寫過的一首詩句，我頭上有堅固的鐵衛，從此，不怕惡魔刺我的咽喉了……上了大衣閣出去。我走到生锈的門前，用手拉開門又：

「老趙，你們還是應該決定，我到圖書館去，

（十九）我和小玲也站起來。

忽然門猛烈的被推開，闖進來三個穿着黃軍服

進來，從褲袋裏摸出二條繩子：

「走，帶他們倆到隊裏去，走！」

（二十）我開始生活在充滿污臭陰暗的獄裏，一個月的風雪我不會得到朋友們和琳玲的片斷消息。

每天除掉了放瘋和吃飯外，我經常的趴在牆角的草地上，或站起來，翹腳抵着鐵窗，看牆上的白

晝的積雪。

五個人有二個不善，於繼續的，想是板着面孔，閉着眼睛。

（二十一）我從入獄便鎖在監房裏，不會有一次審過，我

們的監禁，大多數的罰名都是反動的嫌疑。

（二十二）我那羅曼斯的跡象，回憶祇是化成了淚和嘆息。

（二十三）當悶然聽到了鳥啼，我的心便跳起來，我不禁想到了春天的日子。

（二十四）我便唱起了小夜曲，或拿着本子寫一些獄中書信。

（二十五）我跑到再見到了琳玲，將這血淚的歌子唱給她

，唱給千萬人。

（二十六）我更常咏出來，琳玲曾經念給我的普式庚的因

，這是我悲哀的同伴。

（二十七）牠啄着我的食物。

（二十八）牠啄着帶血的食物。

（二十九）這是我悲哀的同伴。

（三十）牠啄着我的窗戶。

（三十一）牠啄着我的窗戶。

（三十二）牠啄着我的窗戶。

（三十三）牠啄着我的窗戶。

（三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三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三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三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三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三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四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五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六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七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八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九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零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零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零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零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零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零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零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零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零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一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二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三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二）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三）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四）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五）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六）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七）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八）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四十九）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五十）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曼歌的姐兒，向我環繞。

（一百五十一）我在暗處流淚，又有誰了？還是那

是在我七歲的那一年，珠兒！他和我同處一室，每天總是像影子一般的永遠伴了我在一起，夏日炎炎，黃昏，紅日衝山的當兒，我們跑到離家不遠的小溪旁，那棵粗大的垂柳下，到臥在尺許長的草叢中，欣賞着天際那為夕陽返照着的流雲和采霞，晚風溫和的像母親的手，撫着我們的臉和頭髮，周圍是青青的青翠的展開的綠地，柳樹飄了一天最後的一片片落葉，跟隨了水面的浮萍一同蕩遠了去，多情的柳絲，拂着碧波，搖曳裏像是一洩羣了幾許歎息，雙剪尾的乳燕絮語的呢喃，凌着漪瀾，冲向遼遠的博簷下，去安息了，牧童嘹亮的短笛也引着咩咩的羔羊的鳴聲，遠了，淡了，以至於隱約地消失不了，莊嚴的和優美而悠然的詩意，這已經是該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的肚餓得響了，但是我們不願離開，我自動的聲音，還有一種使人發笑的饑腸吼叫的怪聲，我想笑，他也想笑，因為我們餓得滑稽而又古怪，甜蜜的友情和回家的寂莫，相映着，我們便有這世界上最快樂和幸福。

在夜晚，全家都要睡了以後，爐火燒得熊熊的，我手裏還握着剛剛記完的日記本，再重新閱讀一遍的時候，我有些疲倦了，我伸伸懶腰，打了一個呵欠，望一望壁上的時鐘，已經十二點十分了，我放下日記本，整理一下桌案上亂堆着的東西，這時，案角上張小的照片映入我的視線中。這是一個小孩子的臉，大而黑的像水波一般透爽的瞳孔，閃耀着個小小光點，淺淺的雙眉直挑起，斜向鬢角，炳炳豊韌的像生在樹枝上的蘋果，還有深深的酒窩，下薄嫩的小嘴脣，好像用手指那時偷了哥哥的照像機去，給他拍了這張像片，恐怕那時還張着含笑的面孔，提示了我的回憶。如果不是我使十幾年了，早就想要為時間的流逝，剝落了這張像片的時候，僅能感到一些



珠

駱

不遠的地方喊了。三少爺——太太喊你來吃飯了——三少爺——

王三推長了聲調，用力喊着。
我裝作沒有聽見，我和珠兒找一塊青草最茂盛的地方，跪伏在草里，不使我們看見，我們偷偷地笑着，像躲避什麼災難似的躲開來找我的僕人。直到那傢伙喊得不耐煩了，自己走轉回去，我還戀的不忍分手，夜黑下來，我們像一神經有病的小瘋子，偎傍着坐，在柳樹下面，花刺一聲，河里一條大魚躍出水面，又咚的一聲落下水去了，珠兒地猛一下把頭鑽進我的懷里。
「什麼？我怕！」他吃驚地心跳着問我。
我倒安慰着他：

爲了他的父親是一個貧窮的泥水匠，我不知挨過母親多少次說了，母親阻止我去和他玩耍，母親說他是一個野孩子——這三個字到現在而且到永遠的我也不肯承認對珠兒是適宜的，我敢說，一個貧家純真的兒童，幾乎是這社會上最可愛的一種人了。因爲他們樸實，他們善良，他們永遠想不到去吃別人的肉，喝別人的血，相反的他們是被侮辱與損害的一羣——最使我不能不反對的是母親說他們窮，他們髒，他們完全像豬，簡直不能算是人，這些話，到今天我才懂得；有錢的人才算是人，而沒有錢的人呢？天知道算些什麼東西？！家庭對我的拘束是枉然了，不管是怎樣，人們的勢力，並不能使我跟珠兒分開，我們幸福的度過夏天秋天來了，就是那一年的秋天，我將永遠明咒着那一個最可恨的秋天。

三天了，我獨自徘徊在溪邊，我孤獨極了，我幾次跑進珠兒的門前去窺探，但總不能見到他的影子，只能聽見那泥水匠奇怪的呻吟，這使我極爲驚奇而苦悶，我坐在珠兒門前，一直坐了很久，好不容易他來了，他滿臉的泥垢，他悻悻地低着頭，哭喪着臉，「阿珠！」我跑起來，跑上去，拉住他的手，

「不——不是——變紅潤的手了，它竟變成乾枯而有褶皺的一雙禪手！」阿珠，你怎麼了？為什麼不和我玩去呢？」我親切地問他。他不說話，他流淚了，抽噎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不要哭，不要哭，有什麼事你告訴我？」我笨拙地不善措辭地勸慰着他。
「我父親從架子上掉下來，摔壞了腿！」他不能用嘴來達這幾日來他所感受到的壓迫和愁苦。
「我……哦……」他終於說出了，但是除了這兩個字，別的話，他一句也不能說出。
「你在我這裏等我一等，」我說了，趕快跑回家去，到廚房裏，拿了兩個饅頭，飛快地又跑回來。
「你吃吧，」我把饅頭遞給他。他眨着一雙淚眼，看着感激地接過，吃着；今天早上，我到街上去了，討了一口剩粥，下午連一口粥都討不到了……」他越說越難過，又怨屈地哭起來。
「兩個饅頭够不够？」我問。
「夠了，我吃一個，給爸爸留一個，」他抹着

第二天的早上，我忽然發起燒來了，我病倒在床上，母親禁止我起床，我惦念着珠兒和他那摔坏了腿的父親，然而人們都輪流地監視着我，不使我有個機會能偷跑出去，我痛苦地在床上翻轉着身子，煩燥的苦思着。晚上，我坐在床上，喝着苦苦的湯藥院里有人說話的聲音。王三在威風凜凜地呼喊「王大爺，您可憐我可憐我，您喊少爺一聲……」王三，王三！」我在床上大聲叫起來。

王三進來了。
「什麼事，少爺？」
「外面是誰說話？是不是阿珠來找我？」我問道。
「是，少爺，是阿珠來找我，可是太太吩咐過
不許阿珠進來。」
「胡說，我動怒了，太太管不着我，你快
領阿珠進來，快去，快去啊！」我一陣焦急的催促。
「什麼話！」母親由外面聞聲來了。
「我管不着你嗎？」母親生氣地用手指着我的
鼻，「你有病，我不叫人來麻煩你，是爲你好，你

別混蛋！」母親一陣數說，使我無法開口了。

別混蛋！「母親一陣數說，使我無法開口了。
「你去，」母親指揮着王三，
「你去把那個野孩子攏出去，以後不許他再到
這裏來搗亂，」
是，王三答應着出去了。

「是，」王三答應着出去了。
「你還不快滾！小叫化，快滾，——我聽見
王三一陣喝罵聲，接着是打人的聲音，和珠兒哭叫
起來的聲音，我的臉一陣紅，我想像得出那惡僕仗
了主人的勢力，怎樣地把珠兒打罵出去了，我氣腦地
同情着珠兒，我們同是被壓迫被損害的，我也同樣
地同情着她。

無法反抗人們對我的一些無禮的譏諷，我和珠兒是遭到同種命運的人，我一陣憤懣的哭起來，母親不理我，竟走出去了。

人們雜亂的罵聲，我聽不見了，我的腦子像被什麼東西猛擊了一下，我昏過去了，我從王三的頭高舉中墮下地來，在母親的喊呼中，在涼水的噴射下，在我自己床上，我甦醒過來了，我號地大哭起來，誰的勸語，也不能發生効力，我拼命地痛哭了好多時候，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種大的羞辱和損傷，我哭了整整一天。

悲痛控制着我，兩個年頭了，我再沒有聽到關於珠兒的一點消息。在我九歲的那年，一個中午，我背了書包，要到學校去，剛走出大門，我看見那個跛了泥水匠——你的父親，正坐在我的門前。

「您的孩子呢？」我急切需要回答的問他。

寄給余

一
逸天
一

他竟悔極了，他不即我；他用一種憎恨的眼光
看看我，他像受到什麼侮辱地無語地開走開了，那
跛了的泥水匠，以後也便從未發現過。
最低限度，也可能斷定珠兒和那跛了的泥水匠
都失縱或許已經死了。我悽然地望着那張照片出神，我沒灑眼淚，只是荒蕪了的淡淡的悲哀。
燈下，昏黃的光，照着的是悠悠難盡的遠思。

余：你說，到現在友情所給予我們的是什麼？不算短的兩年來，你完全是在假面具裏做我的朋友；我給了我友情的安慰，是你更啓示了我生命裏的希望。然而這全是很假的，是私藏在假面具下的把柄。記得吧！那是一個晚上，風雖然很大，但我並沒有感覺到一絲的冷涼。夜色裏，靜地馬路上，讓我們一直的談下已——也許是你已受到了良心的責備，眞正的感情衝動了最高的沸點，你冰冷地殘酷地心，也會一時感動了，你抑制不住感情的驅使了，你終於取下了那兩年來向着我的面具，然而所呈露出來的又是什麼？那是一顆冰冷殘酷的心。你也告訴了我，你過去給予我的，『同情』，『安慰』……一切都是假的，應付的，也許在你的腦海裏，憧憬着了紺紅色的夢，就爲了在你個人並不需友情，你什麼都不需要（你祇有夢），所以你也絕不給予任何一個朋友一絲真的感情，你總以爲個人需要什麼才能給予別人什麼，（這是你對朋友的一公式式的感情，既便你祇是舒應付的面具去換取朋友真的感情的活力）。在我的千百個夢裏，也總不會想到我所換來的祇是一套面具裏的應付，一顆冰冷的心。

裏最使我不能忘的是當這種時候你還絕對的說我不應該『悲傷，這爲什麼？難道一個人，一個有感情的人，舒出來滿腔的熱誠，換得來一顆『心』的樣的嗎？我不聽，也許祇有你還能這樣去做。

現在；我好像什麼都不必再說了，祇有讓個人的淚水，流向我那已有着創傷的心底裏。不過又失掉友情；祈望裏的友情，它給我帶來的也不過又失望，悲哀，刺激，辛酸，冰冷和陌生，萎縮與頹唐，我祇願立刻能做一個歇斯底裏的患者，盡狂笑爲感情作庸，讓我去盡情的痛哭，讓我的盡情的去死。余：現在，我一生裏惟一的希冀，又塗上了灰色的陰影——希望是死滅了；我又該怎樣。

王三：這個姓林的有個兒子，愛！也就是七八歲吧

！我們老爺早就看中了這個孩子！

王老師又聚精會神的聽。

王三：昨天錢大爺聽說他老婆死了，正是個機會，想借着要房錢，把小孩弄到手裏！

他要是不給怎麼辦？

王三：不給！（伸出胳膊）。

你看見了沒有，我們要上了！（兩個人又連喝了幾杯）。

錢大爺處處落出他那種奸滑

本像，柏年仍然

看本像，柏年仍然

我說哥們！誰不怕窮呀，就說我吧，自從在

東家那做了事，才像個人兒似的，要不

然還不定變成什麼樣兒了，哼！我告訴你這

使眼色。到底是要錢，沒有錢他嗎的是狗！

我說了我聽我聽！

我聽我聽！

了！（大聲）我們東家那做了事，才像個人兒似的，要不然是要錢，沒有錢他嗎的是狗！

我說了我聽我聽！

我聽我聽！

錢大爺：（拿着錢）我實在沒有酒量，還是你錢大爺：（拿着錢）我實在沒有酒量，還是你

錢大爺：（拿着錢）我實在沒有酒量，還是你

一講醫治，百方無效，看結果還是爲疾死亡。這時，我仍讀書于梓里，哥哥受教於軍校，成都是痛苦流涕，我因年幼，不知道來解勸母親不必傷心，只知伴着母親來痛哭，有時在母親的哭聲中，聽到更使我傷心難忘的事實，「兒啊，你只知你死了，那裏知道母親跟你受七八年的屎尿之苦。母日親的懷抱，就是你的床鋪及廁所，有時尿濕右邊，我把尿放左邊，尿濕了左邊，我把你移右邊，若是兩旁都尿濕，我把尿抱在懷裏，如今你沒給我靈到一點孝道，就永遠和娘長別樂……」之傷心語一。我聽到了母親哭聲中的咒言怨語，心中更加難受，想到了我和哥哥，都是母親這樣教養成人的一樣的執事，母親對我們的愛心，也和死去的弟弟一樣的執事。

老頭兒！別找着吃了沒了沒有
啊啊……啊！（清醒過來）多少錢你……
你給你算算！
（看了看桌上的碗）一豌打滷面，三萬六……
（掏出錢來）這是四萬，剩下的算是你的小賬。
謝謝二爺！

我問問你剛才來的幾個人是誰？

老爺子您連他們都不認識，這三個在我們市
上是說一不二的魔王！我們市裏首富張大有
的手打！

他是我的弟弟，將來是我們的手足，根本沒有感覺到母親一把屎，一把尿，教養之苦心；可是，當母親的，他們看着這種責任，孩子們是如何的多屎多尿，他們始終是不覺得討厭和麻煩，總是抱着一種寵愛的心理。

在我們的不知不覺中，母親已將他抱養成五六歲的孩子了，每日吃過飯，就和一羣天真瀉漫的孩子們在一起玩，對於他的哥哥們（即我和哥哥）及他的父母（即我們父母）都作爲無用之人，因爲他的年紀太小，只要每日給他穿衣吃飯外，其餘都用不到，放對他的父母哥哥，都不大理會，但他唯一的信仰，也就算是這一羣天真瀉漫的孩子們了。

當他七歲的時候，就令人私塾讀書，却很聰明，剛剛讀了三個月，就讀會了民衆教育課本，及初小語讀本兩冊，接着就因身體的軟弱，而染了病疾

箱信 Q 阿

(答解十女珠甚么)

丈夫是束手無策，她聽了淡然一笑，對我講她丈夫是命中注定要被槍斃的，她並不想再費心研究救他的一路子，只不過她丈夫私下積蓄的珠寶財產很多，她沒有兒女，她丈夫她父母和弟兄們合夥欺侮她，想把那些財寶獨吞，她準備告他們，希望我到時助她一臂之力，當時我只用話敷衍過她，心裏也沒打算幫她什麼忙，不料過了些天，她丈夫被執行槍決以後，有一天夜裏她送我一盒點心，打開盒瞧，原來點心中間埋着兩隻『黃魚』。艾呀！是人都愛『黃魚』，法官也是人，又怎樣例外？于是看了『黃魚』的面子，過後在她同那死鬼家屬打官互爭遺產時，我便着實替她出了一番力，而大批遺產也歸在她的名下，官司勝利以後，我是非常感謝我了，因了這過度的感謝，她便暗示我如果不嫌棄她的話，她很願意嫁給我。

誠，我們將來不知要怎樣來報答千辛萬苦撫養我們成人的母親。

哥哥在校中得知了這個消息，一時難受得變急，乎是要生病，後經同學們的勸慰，我信中的安慰却漸漸的忘記這件傷心的事了。這是八年前的事了，現在細雨，孤燈交壓迫中，憶起來，總是反映在我的面前，來使我傷心和不安，你已經是死了，不要來打擾你的哥哥了，你的哥哥，永遠是沒忘掉你的。

現在室內的鐘，到一點了，已經是子夜了，淫雨驟曬的下，更沒有惺忪的星，也沒有皎潔的月，只有陰晦的大地，及更夫的木柝聲，來陪伴着。這一個「憶」的來臨！

期間	優待辦法	刊費
一個月	免收郵費	一〇萬元
三個月	不再漲價 免收郵費	三〇萬元
半年	不再漲價 外打九折	五四萬元
全年	不再漲價 外打八折	九六萬元
		一四四萬元

一、本價目一次付足，免收郵費，不再漲價。如蒙訂閱，請直接與本社來信接洽。刊費請用郵匯票為宜，郵票印花一註外替，加一收費，來信請用掛號寄來。

唉！這倒難了，不曉得為什麼我想我要當貴人吧，我會認爲自己乘火打劫，將來是無面目大搖大擺高坐堂上，哪間哪的；要是拒絕了她的盛意吧，可是先生，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年輕女人，又有那麼多財產……這個機會，人財兩得，送上门來的好生意我要不做，豈非太傻瓜也？唉，何去何從呢？執吉執凶呢？請惠然賜教！

白衣啓